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九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八

癸頃王九年晉靈三年齊昭十五年衛成十七年蔡莊
卯元年九年二十八年鄭穆十年曹共三十五年陳共

十四年杞桓十九年宋昭
年秦康三年楚穆八年

春毛伯來求金來求
止此

左傳九年春毛伯衛來求金非
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毛伯來求金何以
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求車猶可
求金甚矣

集說

杜氏預曰

求金以共

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

稱王使范氏甯曰

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不

陸氏淳曰

公羊云何以不稱使

三年然後稱王

案

前後例踰年即成君言三年非也

高氏閔曰

公孫

教既不至

京師魯遂不共

天子之喪故毛伯於是來

求金也

冢宰秉國之均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於

諸侯乎

陳氏傳良曰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

矣

周室益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於經

趙氏鵬飛曰

春秋書天王來求者三求賻求金不稱使皆天王諒

陰冢宰攝政故不書使若冢父求車則書使矣

襄貶

不在是所書者責諸侯不貢而致天子下求也

禹貢

貢金惟揚州荊州及春秋時揚在吳而荆在楚宜三

品之金不復登於王府也

王府不足而下求焉其微

甚矣然則責魯歟曰非獨責魯也徧責天下之諸侯

不能供王之職貢也魯以兗州之貢漆絲而已

金非

所以責魯也然王有闕則諸侯均所當供豈必責金

所以責魯也然王有闕則諸侯均所當供豈必責金

所以責魯也然王有闕則諸侯均所當供豈必責金

於吳楚哉春秋諸侯其於周室如秦越矣其肥瘠不加喜戚也至其求而後貢猶為有饋乏之助况求之得否殆朱可知乎叔孫得臣如京師蓋以求金而往也雖求而往不若未求而貢然愈於求而不往如求賄求車者矣聖人書此蓋傷周道也

案公羊謂三年涼闇不稱王陸氏淳引逾年成君例駁之是已然公羊以不稱使為當喪未君胡傳亦用之豈涼闇之禮逾年得稱王猶不闕涉政事親遣其卿大夫耶僖九年葵丘之會襄王賜桓公昨宰孔之致命也一則曰天子使孔再則曰天子使孔何耶胡氏謂春秋不稱使者不欲冢宰託王命以號令天下今考顧命及康王之誥其以冢宰命行事者惟未受冊命之時耳既受冊命則羣臣陳戒即稱天子而王亦即自稱予一人是即位以後冢宰雖攝政未有不奉王命而行者也故刪節公羊而胡氏不錄

夫人姜氏如齊

集說

范氏甯曰歸寧

趙氏鵬飛曰父母存夫人歸

寧常事耳何以書蓋於常之中有其故焉不可

不志也

文公竝妃匹嫡齊女出姜生惡及視又嬖於

共嬴

生倭嬴寵而倭將貴故出姜如齊謀於父母也

其歸寧

蓋有其故存焉是以聖人書之以著十八年

歸齊之

張本

吳氏澂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

所不安而

歸寧以愬於父母云耳趙氏以為無父母

蓋謂歸寧

合禮者經不書故疑其非昭公女也汪

氏克寬曰

齊昭公乃桓公之子距文之立

已十有八年

則出姜為昭公之女無疑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穀梁

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

左傳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穀梁

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

集說

何氏休曰惡文公不自往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錄之以責內楊氏士勛曰魯卿往

會始書若不書葬者唯五耳良繇王室不赴諸侯不志崩者有九書葬者唯五耳良繇王室不赴諸侯不

會故也

劉氏敞曰杜云卿共葬事禮也非也使卿

共葬周末之陵替也非典之正也又曰穀梁云日之

甚矣其不葬之辭也非也上云得臣如京師者即會

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王氏葆曰此雖非禮猶為

可道若夫以微者往會而不登於策不弔不葬而見略於經則又甚矣陳氏傳良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趙氏鵬飛曰天王書葬者五而魯以大夫會葬者二此年得臣之行與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而已其三則不書大夫如京師不書如京師微者也然猶愈夫不會葬者矣書崩而不書葬者四魯不會也家氏鉉翁曰魯尚奔齊晉楚之喪且會其葬豈有王喪不躬會之禮是則重可責耳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葬天王者五惟襄王景王之葬使卿往會然視襄王之於成風舍賂而又會葬則得臣之遣不足以答天子之寵光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集說

劉氏敞曰稱人以殺大夫者殺有罪也先都之

也求專晉而不得怒而作亂蓋殺其大夫先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於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

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蘇氏云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

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

趙

氏匡曰穀梁云卑以尊至病文公也案反而告廟是

得禮也何謂病公乎

劉氏敞曰夫人曷為或致或

不致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曷為或可以致或不可

以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

此其為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蘇氏轍曰春

秋夫人適他國未有至之者皆非禮不告廟故也惟

以此歸寧告廟故書葉氏夢得曰內夫人出十有

四皆不書至非不致也諱而沒之也父母在而歸寧

惟出姜得其節故書其正以見其不正焉泉水載馳

之詩婦人內不忘其宗國而外能止於禮義是以嫌

疑之隙無自而萌而庶恥之心油然而常存而不亡魯

之亂始於不能正家家道不正常自歸寧始春秋書

變事不書常事夫人歸寧常事也宜所不書而不一

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以出姜一見法焉趙氏鵬

飛曰文姜哀姜之出託曰享曰會其實淫奔焉則反也何辭以告廟宜其不至焉今出姜之如齊雖曰不安於魯而歸謀於父母其實歸寧而已出而歸寧反而告廟於義無愆故告至而書於策春秋因而書之以見出之有善惡而至有告不告也家氏鉉翁曰姜氏始歸於魯不氏不書夫人至貶也今歸寧於齊書夫人姜氏如齊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既貶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与國君儼體其出至皆書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夫人等因歸寧而見義非為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彊臣僭妾比而為姦庶子奪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吳氏澂曰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其得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奚恤其危哉故不書至也汪氏克寬曰文姜享齊侯者一會者五如齊者三如齊師者一如莒者二皆淫姣之行不書

至者天倫泯滅人欲肆行不可以言至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傳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穀梁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集說

杜氏預曰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劉氏敞曰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及之也箕鄭父士穀

之厚也凡及之志皆譏也孫氏覺曰春秋殺大夫例有殺兩大夫三大夫而不相及者蓋其罪無所累而見殺之迹同不可以及言也殺兩大夫而言及者惟三例耳公子瑕見立於元咺咺死則公子瑕死瑕見殺於元咺故曰及公子瑕也晉之士穀箕鄭父陳之慶虎慶寅傳載之不詳然考之經意蓋皆累而及

之者也

案夷之蒐在襄公末年而陽處父先克之殺在靈公初立之際陽處父舉趙而抑射姑則射姑殺處父先克舉狐趙而抑先都等則先都等殺先克主少國疑彊臣專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人臣持公論進賢退不肖而不肖者輒敢以刃加之國家之亂孰大於此故經於處父則稱國以殺而蒙以累上之辭於先都士穀箕鄭父則稱人以殺而列在討罪之例書法甚明而胡傳謂稱人以殺為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則非也經書他國殺大夫者皆稱國而惟此三人稱人其為討罪之辭無疑矣若以為國亂無政則見殺者亦當不書名如宋之大夫司馬矣胡氏又以箕鄭父書及為罪當未減此亦不然蓋及者原其事之本末非論其罪之輕重也今故不錄胡傳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尤及

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狼淵杜注潁川潁陰縣有狼陂寰宇記謂之狼溝潁陰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胡傳

案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

故憑陵列國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也

集說

孫氏復曰楚復彊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於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霸國不振故也杜

氏諤曰獨稱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世知稱人皆大夫矣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也陳氏傳良曰大

夫貶而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張氏洽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天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

日忘也趙盾為政欲攘楚而大莸列國正當力攘其始以振霸國之威乃視為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

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拯焚溺之舉哉李氏蘄曰列國之救鄭凡四齊桓救於莊之二十八

年晉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皆以楚故也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諸國者以文襄之

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厥

貉之次矣陳氏云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貶之志楚莊伯事之權輿歟

夏狄侵齊

集說

高氏閔曰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夫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疆則

桓文之緒可謂衰矣張氏洽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附錄左傳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蔑

陳懼乃及楚平

壺丘陳邑當在今開封府陳州南境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

地震者何動地也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

震動也

集說

何氏休曰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時魯文公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

德星

字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

孔氏

穎達曰穀梁傳曰震動也公羊傳曰震者何

動地也何休云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

於地動

孫氏覺曰後世之為史者其記地震之異

必曰地震

於某然春秋曰地震焉不曰於某也蓋聖

人之意曰地當靜而反動則天下之靜者必有反其

常者矣地一震動則其異應於天下不止於一方安

得曰於某也春秋記地震者五未嘗曰於某蓋聖人

之意欲表其異於天下也明矣

王氏葆曰春秋五

書地震惟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彊之所致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於彊楚內脅於彊臣至反國而不敢入若昭哀則遂失國矣任氏公輔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體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能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之象也黃氏仲炎曰震動也或謂震者戰而非動如漢天鳳三年詔云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是震與動異也曰非也動甚為戰戰生於動爾豈可岐而二之哉李氏廉曰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其於是有地震張氏曰陰盛陽微之異也胡氏獨闕此條鮮不知通何例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
君臣始竝見經

左傳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教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胡傳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

使遂與諸侯比者義安在乎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恕以宅心故思善悔過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集說

陸氏淳曰公羊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案例凡未命之卿來魯

皆書名無他義又曰穀梁云楚無大夫其曰荻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聖人設教豈以來我則褒之孫

氏復曰楚子執宋公伐宋復貶稱人者二十年至此稱爵者以其慕義使椒再來修聘進之也椒楚大夫

未命故不氏蘇氏轍曰楚自僖公以來雖交通諸侯而朝聘不常盟會不繼故書其君臣皆曰人而已

至是齊晉日衰楚人接迹於列國於是書其君臣與諸侯比然椒猶不氏蓋漸進之也張氏洽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李氏廉曰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聘而列國之無伯亦可見矣汪氏克寬曰熊惲商臣負履載不容之惡而春秋予其慕義蓋錄其一節之善所謂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或謂春秋書荆楚來聘始書人次書君臣繼書大夫之名氏非漸進之也實以著其浸彊耳今考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之先敗蔡虜蔡侯入蔡伐鄭來聘之後終莊公之世僅一伐鄭椒聘之先滅江滅六椒聘之後雖次厥貉而伐麇圍巢終文公之世其患未及於列國則非因來聘而浸彊矣然則經書人書君大夫亦與其能以禮義自通而進之耳遠罷之聘則魯既朝楚楚遂報聘全用諸侯之禮然書名書氏則自嬰齊會蜀而已然矣

秦楚君書爵楚臣書名先儒皆謂春秋予其慕義而穀梁襄之之說陸氏淳不以為然者蓋楚能以禮交諸侯則進之乃樂與人為善之意非因其來魯而襄之也故當從陸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

遂音

左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穀梁

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胡傳

秦人歸祔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祔也亦猶平王來賜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

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祔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

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

集說

杜氏預曰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孫氏復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正也書者以見

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案四年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賜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此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及事也其言正者妾母稱夫人非正也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劉氏敞曰其言僖公成風何母以子貴母以子貴則何以不稱夫人不與得稱夫人也曷為不與得稱夫人為父後者為妾母無服以尊者為一體不得遂也又曰杜云追贈僖公并及成風非也僖公成風即妾母繫子而言耳諸侯無二嫡故妾母繫子為重所謂母以子貴者也又曰公羊曰兼之非禮也非也僖公成

風猶惠公仲子耳若以謂兩人者豈可叙母於子下哉禮曰婦人三從是謂婦人無專行耳如遂令母在子下不可謂知禮孫氏覺曰成風以妾母僭稱夫人書薨書葬皆用夫人之禮於是秦人歸祔聖人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為夫人以僖公之失禮也程子曰過時始至故曰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蘇氏轍曰魯之喪諸侯蓋有來祔者矣而獨書秦始通也秦人秦之微者也祔衣服也僖公成風之喪久矣而不以緩為譏者亦以其始通錄之也成風之不稱夫人何也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高氏閔曰秦晉方不睦而魯數與晉通故秦人歸祔以觀魯之情也朱子曰惠公仲子想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論張氏洽曰是時秦楚交病列國秦欲伐晉而歸祔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鄭氏玉曰成風薨葬聖人以魯之臣子不敢違其國制皆以夫人書

之此因史之舊及秦人歸祿始書曰僖公成風所以
正嫡妾之分明其夫人之非也此修春秋之文也聖
人筆削可見矣李氏廉曰秦稱人而不稱使書法
與荆人來聘同季氏本曰秦與晉為讎知魯善於
晉恐為之合諸侯故尋會溫舊好以結魯耳明年伐
晉非遠交近攻之計歟十二年使術來聘而尋有河
曲之戰亦
此意也

葬曹共公

甲頃王十年晉靈四年齊昭十六年衛成十八年蔡莊
辰二年二十九年鄭穆十一年曹文公壽元年陳

共十五年杞桓二十年宋昭
三年秦康四年楚穆九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集說

張氏洽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

間魯政多疵文公尤甚汪氏克寬曰哀伯之孫文仲也其子許嗣為大夫是為宣叔

夏秦伐晉

左傳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少梁杜注馮翊夏陽縣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南二十里有少梁城北徵路史北徵古鄗國漢置

徵縣今陝西西安府澄城縣西南二十一里有北徵古城

胡傳

說者謂秦伐晉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

不經見固未可據程氏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

以此點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集說

孫氏復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亦可見也而秦不顧人命見利而動又

起此役故曰秦伐晉以黜之孫氏覺曰以其易世相讎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以黜之陳氏

傳良曰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

又明年盟於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

後於序書繫秦於周末於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

案秦伐晉以號舉先儒多以為罪秦者此不易之定論也夫秦晉互相侵伐而經獨罪秦何耶晉為盟主尊周攘楚天下賴焉城濮之戰秦實輔之既而背盟以結鄭又襲鄭而滅滑是釁起自秦也穀之役則方

伯之職所不容已者乃因是相讎連兵不已且結楚
以為援而向之輔晉以攘楚者今且附楚以謀晉矣
秦晉之釁深而晉人力疲於西陲秦楚之交合而楚
人逞志於南服以致陳蔡鄭許震懾相從江蓼庸蕭
滅亡相繼晉之所以不競而楚之所以終彊者秦為
之也春秋所以獨罪秦也蘇氏轍家氏鉉翁王氏樵
皆主闕文之說而黃氏仲炎尤暢言之謂此年秦伐
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皆脫人字以
夏五闕月為比似亦有理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

初范巫喬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
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將

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
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

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
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
申及仲歸

商杜注楚邑上雒商縣隋
改商州今屬陝西西安府

胡傳案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

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
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集說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宜申之
罪奈何宜申之為人臣也出則亡其衆處則亂

其命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家氏鉉翁曰宜申謀弑
穆王而稱國以殺何哉蓋商臣之罪楚人皆得討之
宜申於楚成為弟安知不為先君討賊以死故春秋
不以無將罪之吳氏澂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

容宜申為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事之
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
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
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為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閏雨也
不閏雨者無志乎民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正月之上不繫王者蓋每歲之首
必書王所以著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之正朔

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若歲
首正月之比也聖人書法各有微意游夏不能贊一
辭謂此類也或者猶以桓公之正
月不書王為闕文豈未深考耶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栗杜注
地名闕

左傳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集說

杜氏預曰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僖十年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趙氏

匡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陸氏
淳曰畿內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
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單子尹子
是也劉氏敞曰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
與公盟也曷為不與公盟古者內諸侯不外交外諸
侯不內交有至尊在不與公貳之也王氏葆曰不書公
諱與王臣盟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既立公又
不朝乃及王臣為不相信之盟臣子之義安在哉
家氏鉉翁曰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
子盟魯文公儻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覲於京師
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春秋雖為
魯諱而貶魯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

離困躋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金氏賢
曰蘇子王卿士也蘇子之來王使之也春秋不書使
而書及為王諱也春秋何諱乎王蓋頃王初立不能
修明王度以朝諸侯而乃使大夫盟辱也故諱而書
及及者我所欲也若魯及之耳然不書公及者為公
諱也公不能恪共臣職朝於京師而乃盟其王臣罪
也故諱之而天王之不王
魯侯之不臣槩可見矣

冬狄侵宋

集說

高氏閔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
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屈音同貉音麥
杜注地闕當在陳州項城縣

左傳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

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
 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
 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
 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
 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
 吐柔亦不如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
 愛死以亂官乎厥
 貉之會麋子逃歸

孟諸杜注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河南
 歸德府商丘縣東北有孟諸澤虞城縣北有孟諸
 臺期思杜注弋陽期思縣案期思古蔣國楚滅
 之漢置縣屬汝南郡隋屬光州兵亂後廢今在固
 始縣西北
 七十里

胡傳

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
 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

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俟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茂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己不已志在從楚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集說

杜氏諤曰序楚子於蔡侯之上者蔡與楚比周欲同力伐宋故序於楚下以疾其受制於楚所

以示譏也既譏之又書其爵者斥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則不可言楚人矣孫氏覺曰厥貉之

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麋又以爵書自是楚益強矣蘇氏轍曰將伐宋而不行故書次高氏閔曰楚

子者弑父與君之賊將求諸侯恐諸侯疑貳欲前而未敢而宋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焉聖人於此

不從諸侯會盟之例特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楚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服楚也則此獨書蔡侯其旨深矣陳氏傳良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志也於是息會不書書及蔡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家氏鉉翁曰是役也宋鄭陳蔡皆從宋鄭陳預會不預次也預會脅從也預次同惡也李氏庶曰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陘是也以例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鄆亦為善之矣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是也以例推之則齊衛之次以伐晉亦為貶之矣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文皆隸之會新城之盟觀之則諸侯之不忘晉可知矣故

免其從楚之罪也。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書。今次而書爵伐而書爵蓋時無伯者以為無異於宋襄之時也。黃氏正憲曰：前年楚子使鬬椒來聘，專為通道。中原以便北侵之計，故親自浮漢江東下陳鄭蔡，則皆經歷之地也。厥貉雖無明據，意必在蔡之西北。宋之東南界楚，欲窺中原必至之地也。越此則歷宋都而楚亦不敢深入矣。

乙頃王十有一年

晉靈五年齊昭十七年衛成十九年蔡莊三十年鄭穆十二年曹文二年

陳共十六年杞桓二十一年宋昭四年秦康五年楚穆十年

春楚子伐麇

麇俱倫反公作圉楚始書君將

左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

防渚杜注麋地闕駟曰防即防陵也今為房縣屬
湖廣鄖陽府錫穴杜注麋地漢錫縣屬漢中郡

師古曰即春秋錫穴也隋唐宋皆屬均
州明成化中始為鄖陽府治今因之

集說

許氏翰曰楚侵伐書爵始此高氏問曰自會
蜀之後雖其大夫帥師亦出名氏蓋聖人悼列

國無盟主也

張氏洽曰楚侵伐書子益彊盛也

家氏鉉翁曰麋微國也

恥從孟諸之田宋鄭分左右

孟而不恥楚之伐麋之榮也

李氏廉曰傳言麋子

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與陳鄭之逃齊晉異矣

季氏本曰楚不得志於天下則伐其近國而已近

楚小國伐未有書者必不服而後書見麋能自守也

賀氏仲軾曰厥貉之後宋陳鄭以大國公侯受役

於楚司馬麋子何有焉然麋子逃歸是知恥之君也

逃必受伐麋子知之矣知其必伐而猶然逃之者是
麋之君不可以無禮加也麋之國不大於蔡然楚子

伐之一敗於防渚再迫於錫穴而終不聞與楚成者
是不可以威劫也小國之臣服於楚未必皆本心介
於彊暴而莫之或恤不為蔡許則為江黃耳彼江黃
皆以慕義而召亡者也以此言之為麋子者豈不難
哉聖人亟嘉守義而不屈者故書曰楚子伐麋以彊
楚之君親暴兵焉見麋為楚所注意之國而不敢輕
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卻去逆反
筐公穀作匡此大夫

特相會之始 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
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

左傳

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
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集說

杜氏預曰惠伯叔牙孫 杜氏諤曰自文公之
後大夫擅相為會者多矣 春秋詳而志之 王

氏葆曰此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為非義然大夫交為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家氏鉉翁曰卻屈為會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楚彊替於從晉春秋亦褒魯也李氏廉曰內大夫特會外大夫五會卻缺承筐高固無婁荀首于穀士匄于柯荀躒適歷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傳而特發傳於無婁之下不知其意若何得非以此為伯令而所謀亦出於公歟汪氏克寬曰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為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却遠人方張之勢也審矣然新城之盟宋陳鄭皆同則人心之天理未泯而承筐之會猶愈於歸父于宋之會也

秋曹伯來朝

左傳

秋曹文公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

集說

趙氏鵬飛曰諸侯世相朝禮也曹文公即位而

諸侯以彊弱為判不復顧禮矣聞曹文公即位而來

朝未見魯文公即位而朝曹也此聖人書之所以傷

曹之弱而抑魯之彊歟趙氏與權曰曹為文昭於

魯宗國習見王命之廢而惴惴依大國以為重也

季氏本曰曹本服宋自晉文執曹共公以畀宋人不

得已而從晉及襄靈政衰遂不與諸侯之事共公既

沒文公自
此從魯矣

公子遂如宋

左傳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集說

李氏庶曰魯聘宋者八始於此年

狄侵齊

集說

高氏閔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其彊如此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杜注魯地

左傳

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

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僞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

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而班御皇父克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長

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前賞而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僞如之弟焚如齊

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

亡遂

長丘杜注宋地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東有長丘亭周首杜注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

水經注謂之盧子亭今在東阿縣東北近長清縣界

公羊

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

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列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

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集說

杜氏預曰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趙氏匡曰穀梁云以衆馬言之也若如所說當云敗

長狄于鹹今直云狄則舉狄軍總敗耳劉氏敞曰穀梁云不言帥師而曰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非也不言帥師者師少爾有何可疑哉又曰何為不言其獲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云魯既射其目又斷其首是以諱之亦非也穀梁本意謂長狄一人力足敵衆故變獲言敗者起長狄之彊也既變獲言敗敗即獲矣又安得不言獲為魯諱之說乎孫氏覺曰不曰戰者內勝之辭也不言帥師將尊而師少也趙氏鵬飛曰狄自僖之末侵陵列國至晉人敗之于箕其後侵齊侵魯侵宋而不敢犯晉之牧圉敗之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各一其可不有以制之哉叔孫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于鹹自是蓋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而已不敢窺齊魯之藩籬也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不可不錄也家氏鉉翁曰得臣敗狄春秋嘉之蓋魯之弱由無自彊之志求援齊晉折節

於楚積弱至此中間一二能臣亦足警彊鄰而威外侮如長勺之戰鹹之師是也

案左傳先言敗狄于鹹後言獲長狄僞如蓋以長狄為狄中一人非以長狄為國號也胡傳用劉氏敞正名之說駁之似未得傳意公穀亦因左氏之意而推衍之耳其言雖怪必有所受今並存三傳之說而駁取焉

丙頃王十有二年晉靈六年齊昭十八年衛成二十年

年陳共十七年杞桓二十二年宋昭五年秦康六年楚穆十一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公作盛

左傳

邾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

夫鍾杜注郕邑
郕邾杜注郕邑

集說

趙氏匡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稱子宣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

伯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未嗣位乎左氏之說非也失地之君例書名若以兄弟之國不名曹伯陽衛侯衍何以書乎公羊之說亦非也劉氏敞曰左氏曰郕大子以夫鍾與郕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皆非也即實郕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郕伯春秋又遂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大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真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大子出奔也葉氏夢得曰郕伯何以不名內未有君也何以知郕之內無君歟衛侯鄭附楚晉

文公興懼討使元咺立其弟叔武而奔楚叔武不當國而攝焉春秋不名鄭書衛侯出奔楚不嫌也踐土之盟叔武亦書子而不以爵見不君之也凡諸侯奔而不名惟此兩見以類求之吾是以知其然也汪氏克寬曰左傳謂邾太子朱儒稱邾伯晉太子州蒲稱晉侯今考許叔入許不稱許男衛武盟踐土止稱衛子安有竊地之臣子而子之以爵君在而世子擅其位亦子之以其君之尊稱者哉苟以太子而稱爵則子般子野之卒皆當書公薨而蔡世子有當書蔡侯矣春秋辨名分之書若曰因其悖禮從而志之則吳楚可以書王而不革也

杞伯來朝

左傳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集說

范氏甯曰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公羊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筭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

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集說

李氏廉曰陳氏云已許嫁於杞杞伯來朝請絕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枉氏克寬曰二傳以

書子為同母妹然十四年再書子叔姬苟皆同母不當同字矣

案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冬杞伯姬來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九年

秋伯姬卒蓋別一伯姬也二十三年冬杞子卒二十七
年春杞子來朝則嗣君也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三
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文十二年春王正月杞
伯來朝二月庚子叔姬卒與僖九年所書伯姬同
亦似別一叔姬而非伯姬所求之婦自是又二十餘
年至成五年春杞叔姬來歸八年冬十月杞叔姬卒
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三書叔姬疑即
伯姬所求之婦也左氏因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
連遂以叔姬為伯姬所求之婦以不繫杞為出而見
絕又因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九年杞
伯來逆叔姬之喪遂謂杞伯請絕叔姬而無絕昏而
成八年書卒之叔姬即杞桓所請續為昏者未免牽
合然春秋事據左氏且相沿已久今仍存之若啖氏
助劉氏敞謂此傳大誤當在成公八年季氏本謂杞
伯姬之誤則皆憑虛臆揣固有確據未可以疑經而
廢傳也稱子之義諸家不同或以為先君之女或以

為時君之女皆非也伯姬以莊公二十五年歸杞至
僖公時則先君之女也何以五年朝其子三十一年
來求婦俱不稱子耶季姬及鄆子遇于防先儒譏僖
公愛女之過則時君之女也何以書歸書卒俱不稱
子耶揆以全經未為
允協故刪而不錄

夏楚人圍巢

巢杜注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
今江南廬州府巢城西巢湖寰宇記云古

居巢城

陷處

左傳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
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羣舒杜注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廬江南有舒城西
南有龍舒案今江南廬州府舒城廬江二縣之境

皆羣舒
地也

集說

高氏閔曰書稱巢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為屬邑後為吳所滅王氏葆曰王道

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於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彊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趙氏鵬飛曰巢之為國遠矣書曰巢伯來朝蓋古諸侯也前日楚伐麇列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諸侯鼠拱折縮無敢犯其鋒者於是恣毒於小國焉列國無霸主諸侯何恃哉十四年趙盾為新城之盟諸侯不得已而從之非畏晉也畏楚也季氏本曰巢與舒接壤圍巢則巢服而羣舒服矣

秋滕子來朝

左傳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曹文紀桓滕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即位而始朝以文公之昏庸怠惰而儒書秉

禮之舊周公禽父之澤猶為諸侯之所尊敬文公乃不思述職之有闕已越再朝之期而不修往覲之禮於京師何謬之甚哉季氏本曰滕自宣公見執於宋而從之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復朝魯宋亂不暇也爭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左傳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

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國無陋矣厚賄之

集說

陸氏淳曰公羊曰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

案例外大夫來魯未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已前秦未嘗使大夫來故不書耳高氏閌曰前此來歸僖

公成風之祿蓋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王氏葆曰公羊以為賢繆公而不知遣術乃康公也陳氏傳

良曰自戰韓而後秦伯稱人此稱秦伯者以其能聘也張氏洽曰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以厚賄答之

賔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比事以書而自見矣趙氏鵬飛曰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僖公

成風之祿今將為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汪氏克寬曰術不稱氏文定謂與楚子使椒一例今考歸祿

稱秦人而此年來聘稱君大夫是亦漸進之矣陳氏際泰曰楚之見也文也則敗蔡始也秦之見也穆

也則戰韓始也皆驟見於經又驟彊也然秦穆賢矣
故春秋多恕辭其來聘也楚一聘再聘君臣始竝見
秦則無俟乎其再也此
春秋輕重之權衡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今

山西平陽府蒲州城外
東南隅有蒲坂故城

左傳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
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

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
於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
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
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
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

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
及反怒曰裒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
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
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
慙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
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
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
乃止秦師夜遁
復侵晉入瑕

羈馬杜注晉邑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南三十六里有羈馬城一名涉丘

公羊

此偏戰也何以不
言師敗績敵也

胡傳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
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

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孫氏復曰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固可以

己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故孔子自令狐之戰不復名其將帥劉氏敞

曰公羊曰曷為以水地河千里而一曲也非也河曲者亦地名耳豈謂千里一曲乎若千里一曲悉可名

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程子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

及蘇氏轍曰秦伯伐晉取羈馬晉趙盾禦之皆稱人以其亟戰罪之也張氏洽曰秦晉躋兵殘民其

罪甚矣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卓氏爾康曰自穀至此凡六交兵秦晉亟戰而楚伯矣案穀之役秦不哀晉喪而伐其同姓晉未報秦施而伐其師故彼此有辭比者秦屢興師何義乎使晉疲於西而楚得乘間以剪小國病天下實秦為之也故春秋於其無名興師伐晉不已而一以號舉焉今河曲之戰秦晉俱稱人而不書晉及蓋以連兵構怨秦晉皆在所貶而秦曲為甚也穀梁以不書及為略之殊失經旨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後同鄆杜注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

也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北鄆城是案此為東鄆成四年城鄆為西鄆乃在東平州

左傳

城諸及鄆書時也

穀梁

稱師言有難也

集說

孫氏復曰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魯所爭者杜氏諤曰聖人重民力凡城築之事皆志之

况出師而城乎勞民甚矣胡氏銓曰春秋城築二

十九獨三言帥師爾此年及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

豹城成郭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啓陽是也帥

師者欲因城而遂廣其疆界書此者以見非惟勞民

以城又毒衆以爭也張氏洽曰鄆魯之東鄆莒魯

爭鄆始於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於

鄆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爭端魯自此與莒有讎

由鄆始呂氏大圭曰魯有二鄆成四年城鄆蓋近

晉之邑故杜曰以脩晉也此年城鄆蓋近莒之邑故

杜曰莒魯之所爭者黃氏仲炎曰城其國邑宜無

待於帥師也行父帥師以城諸鄆何也歟於義也案

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則知諸魯地也襄十二年莒

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則知鄆
莒邑也莒邑而魯城之是城非其所有之地也城非
其所有而慮莒必爭於是乎將兵以往焉故曰歟於
義也黃氏震曰二邑近費而介於莒他年宿伐莒
取鄆叔弓疆其田費於是始大然則此行父自為封
殖之計也家氏鉉翁曰城一邑已為勞民今一朝
城二邑其勞民為甚書城諸及鄆貶也春秋之法城
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李氏
廉曰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
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疆鄆田莒
人愬晉者即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
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
鄆也汪氏克寬曰此一大夫將兵而城二邑成
郭啓陽皆二卿將兵而城一邑其煩民尤甚矣

丁卯王十有三年

晉靈七年齊昭十九年衛成二十一年蔡莊三十二年鄭穆十四年曹文

四年陳共十八年杞桓二十三年
宋昭六年秦康七年楚穆十二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桃林杜注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地理通釋云自潼關至函谷歷陝華二州之地俱謂之桃林塞今陝西華陰縣以東河南靈寶縣以西皆是也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集說

趙氏鵬飛曰不書葬不會耳

附錄左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

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諸浮杜
注晉地

邾子蘧蒢卒

蘧其俱反蒢丈
居反穀作蘧蒢

左傳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繹杜注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在東兗州府鄒縣東南山陽有邾城

集說

孔氏穎達曰蘧蔭邾子瑱之子也莊二十九年即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集說

陳氏岳曰凡旱為災多繫於夏竟夏不雨則為災如僖三年書六月雨則旱不竟夏不為災斯

書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夏在中為災可知苟亦曰夏大旱則嫌連春秋不雨苟備書三時不雨更曰大旱則文繁矣胡氏寧曰春秋書僖公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全與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

于秋七月文意不同程氏端學曰文公時兩遭亢旱其所以修民事奉天時之道可知矣

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大音泰

左傳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

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牝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穀梁

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

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胡傳

世室魯公之廟也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

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集說

杜氏預曰簡慢宗廟使至傾頽故書以見臣子之不恭范氏甯曰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程子曰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高氏閌曰世室者人君所常有事焉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黜陟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且又無淫雨之災而其屋自壞則其不知省也久矣胡氏寧曰居處猶欲完葺况宗廟

乎此與莊公三築臺不雨築鄩大無麥禾不同大室
既壞必須便修而春秋不書意可知矣世室始封之
祖廟新宮成公之禍宮御廩染盛之所藏皆當務也
時不亟則譏緩制不脩則譏略故更造而不書者雖
用民力不可已也黃氏仲炎曰書大室屋壞者明
不當壞而壞也文公怠禮荒政不足以承宗廟之祀
或者陰譴所形乎唐明皇將幸東都而大廟屋壞宰
相宋璟蘇頌以為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
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此即春秋書大室
屋壞之義也趙氏鵬飛曰諸侯不毀之廟一而魯
不毀之廟二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昭穆迭毀而太祖之廟不毀成王封伯禽以為周公
主則伯禽魯始封之祖也然伯禽之封實本於周公
故魯不得不祀周公詩曰周公皇祖則魯蓋祖周公
矣祖廟不毀而始封之廟亦安可毀哉魯祖周公而
宗伯禽故不毀之廟有二此其制不與諸侯同其稱

謂亦異曰廟曰室曰宮以別之周公曰太廟禘于太廟是也伯禽曰太室太室屋壤是也諸公曰宮桓宮僖宮災是也禮曰祀周公于太廟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此說與春秋同則知魯宗廟之制異於諸侯也文公不告月不視朔何有宗廟故太室之祀有所不知焉聖人書之所以責文公者重矣吳氏澂曰世室伯禽之廟也周公封於魯留相王朝而不適魯使伯禽就封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為魯之始祖故魯之太廟祀周公百世不毀伯禽雖代受封然上有周公為之父則不得為始祖其廟為昭之第一室親盡則毀諸侯之禮惟太廟不毀二昭二穆皆四世而遞遷周天子也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后稷居太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太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僭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太廟得以天子之禮非禮祀周公魯人以伯禽為始受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為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僭也文公

怠慢久不修廟遂至屋壞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
非禮也世太二字通用故左穀誤世為太穀梁謂太
室猶世室以為伯禽廟字雖誤而義與公羊同杜氏
以為太廟之室諸儒多從之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
太室書洛誥記成王祭文王武王而曰王入太室裸
彼文武廟亦有太室非太廟之室也且不早修廟以
致屋壞謂一廟之屋盡壞也若果太廟屋壞當書太
廟今書太室豈太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
二廂皆不壞而惟中間一室獨壞也於義有不通矣
李氏蘄曰此條胡氏從公穀皆以為魯公稱世室
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者以為
伯禽廟當舉號謚故以為太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
廟也然春秋嘗書大事於太廟此則不書太廟而書
太室故未可以為周公廟也汪氏克寬曰王制諸
侯太祖之廟鄭氏以太祖為始封之君孔氏正義謂
始封如齊太公之屬伯禽封於魯以奉周公之祀則

周公實魯之始祖而伯禽乃始封之君故魯人權宜變禮而不祧魯公之主以為世室春秋志世室屋壞而不書新作世室則亦未可以為非禮也後世援例而立武宮又桓僖親盡不毀而說者且妄謂武宮亦稱世室則非禮矣

案吳氏澂謂世大二字通用蓋如世子作大子世叔作大叔之類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會下公無公字沓杜注地闕

集說

吳氏澂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於晉也

黃氏正憲曰承

筐之會公必以堅心事晉之意命彭生托冀缺矣於是親至晉國謀合諸侯而衛成南困於楚北偏於狄無所適從故久不出預盟會聞公適晉而至沓以會之求通晉也觀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

狄侵衛

集說

趙氏鵬飛曰狄自鹹之敗銳鋒頻挫今復侵衛者衛逼於狄成公出會狄乘虛而侵之狄之窺

伺其可

忽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還上公穀無公字棐芳尾反公作斐 棐杜注鄭地即棐林路史開封宛陵有棐林林鄉宛陵故城今屬

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二
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

左傳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

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

四章鄭伯
拜公荅拜

公羊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棐鄭地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高氏閔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

之會也沓之會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求會棐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彊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誌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趙氏鵬飛曰晉襄既沒楚人伐鄭聘魯次于厥貉其為謀深矣於是伐麇圍巢無復顧忌寢寢然兵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

晉而問交於魯者蓋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之疆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而遂為新城之盟此衛鄭所以會公之意也故三國皆無貶辭李氏廉曰沘渠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鴻雁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汪氏克寬曰諸侯將朝於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公朝晉而往返會衛鄭之君非禮也然自叔仲惠伯會郤缺于承筐今公又會衛侯鄭伯于沘渠而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國皆棄異即同則輔伯之功魯亦不為無助於晉焉公羊以為春秋善之此聖人待衰世之意也

戊頃王
申六年

十有四年

晉靈八年齊昭二十年衛成二十二年蔡莊三十三年鄭穆十五年曹文

五年陳靈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年
宋昭七年秦康八年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

不書懲不敬也

集說

家氏鉉翁曰是歲頃王崩以不赴而不臨不賻不奔春秋不書著天下諸侯之無王也

公至自晉

集說

高氏閔曰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會既盟晉而還則又因與鄭會久於道路而不朝正書

至以見之

趙氏鵬飛曰行飲至之禮汪氏克寬曰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事天

子之禮故聖人於此書之特詳是後成公之世朝晉者四襄公之世朝晉者五昭公朝晉而屢不見納事

霸益恭而益自辱矣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集說

趙氏鵬飛曰僖公之世疾於邾也深矣文公復修舊怨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又城郛以備之然

十三年蘧蒢卒則邾復來赴邾之弱不敢為憾也至是公如晉踰年而反邾蓋伺魯之隙而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反叔彭生帥師伐之其報怨速哉雖邾之小不宜犯大國而自取禍也然魯不取須句則邾亦未敢輕犯魯也家氏鉉翁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興南鄙之師左氏乃謂邾人討魯往弔之不敬彼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修怨耳春秋聯書所以交致其責季氏本曰此即叔仲彭生也脫仲字耳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

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集說

孔氏穎達曰齊世家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為昭公昭公以僖二十八年即位高氏

閔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新城杜注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西南

左傳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傳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

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
不與盟果有即楚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
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
蔑諸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
乎

集說

程子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
同同懼楚也高氏閔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

請平於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夫天王崩
葬諸侯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貶而自見

也陳氏傅良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
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

楚浸彊交聘於列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
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侯之懼

甚矣汲汲於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書曰同盟
同衆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張氏洽曰許自文
公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會也項氏
安世曰幽之同同授諸侯於諸侯也新城之同同授
諸侯於大夫也黃氏仲炎曰垂隴之盟士穀主諸
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穀趙
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趙氏鵬飛曰王者不
作聖人不得已而予霸今晉侯不君而霸在大夫尤
不可訓新城之盟趙盾實主之而聖人排盾於諸侯
之下亦如垂隴之盟排士穀於下者耳然列之於上
則其罪顯排之於下則其辭順盾實抗而待之以順
何邪蓋非得已也於時諸侯散無所主而楚莊方立
咄然有求諸侯之志微晉之霸則諸侯一舉歸楚矣
故盾雖抗而今日之盟實有補於諸國聖人以順書
之蓋有為而然也方盾有求諸侯之心特患諸侯不
從衛鄭有尊霸主之志特患霸主無其人故更相求

而相濟焉宜其會不期而合也家氏鉉翁曰諸侯既歆而復合春秋書同盟與齊幽之同盟其事雖異所以為同則一也是以春秋與之特書曰同

附錄左傳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裁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

將免我乎爾為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音佩

左傳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公羊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有中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

孛之為言猶第也其曰入北斗有環域也

胡傳

字者惡氣所生閭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

晉天子方伯列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集說

何氏休曰彗者邪亂之氣狀如簞簞者掃故置新之象杜氏預曰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

有故書之范氏甯曰據彗於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彗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竝弒其君孔氏穎達曰釋天云彗星為櫓槍郭璞曰妖星也亦謂之彗言其形彗彗似掃彗也彗星長有尾入于北斗杓中孫氏復曰彗彗之屬偏指曰彗

光芒四出曰孛。黃氏震曰：唐李淳風始算孛行度，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宋當之，斗數七，故云不及七年。家氏鉉翁曰：有星者，非常之星，不當有而有，異之大者也。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孛者，有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弒，昭十七年孛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于東方而吳將為越所滅，始而應在伯國，繼而應在王室，終而應在吳楚矣。天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作接菑側其反

左傳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

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
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

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其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
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
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
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
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
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
也君

穀梁

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
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負入千乘之

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
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獲且

齊出也。獮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胡傳

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獮，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

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可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者，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

集說

何氏休曰：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陸氏淳曰：趙氏云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

愈乎遂也。陳氏岳曰：文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卻克宣十七年，方代士會將中軍，則納捷菑乃宣子

明矣。劉氏敞曰：郤缺聞過而改，見義而徙，奚為而不免於貶？曰：春秋之所謂賢者，非賢於人之謂也。必致之仁聖之域，王者之道，然後止矣。今郤缺之事，不恥過，作非，僅得免怙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有用賤凌貴，用少凌長，傷財害民，以力為之者哉？趙氏鵬飛曰：公羊以為郤缺於時，晉權在盾，使郤缺在行，則亦盾意耳。左氏事實為詳。李氏庶曰：此條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為郤缺克者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

汪氏克寬曰：宣子執伯國之政，奉不正而奪正，其罪甚矣。

案經書弗克納者，善之也。書人者，貶之也。大夫與兵以廢置諸侯，奉不正以奪正，雖見義而徙，不得無罪。

故穀梁責其知之晚而劉氏敬以為不免於貶也公
羊雖以為貶而實與文不與之說則不可訓聖人筆
削垂教將使千載之下習其文以考其實豈有實與
文相悖者乎胡傳從趙氏匡以書人為諱似非經旨
附錄左傳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王叛王孫蘇而
使尹氏與眡啓訟周公於晉趙宣子平王
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
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
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
及叔麋誘之遂殺闕克及公子燮初闕克因於秦秦
有散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
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
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

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

穀梁

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集說

杜氏預曰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范氏甯曰卒在常所則不地嬰齊卒狸蜃仲遂卒于

垂或踰竟或未踰竟皆書地陸氏淳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

臣之義死生一也

劉氏敞曰大夫出奔曷為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曷為或可以卒或不

可以卒大夫出其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是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高氏閔曰敎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

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於是乎許之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書其卒以見典刑之壞且為齊人歸喪起也張氏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傳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公羊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穀梁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

也

集說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

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也孫氏復曰舍未踰年稱君者孔子疾亂臣賊子之甚嫌未踰年與成君異也故誅一公子商人為萬世戒孫氏覺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趙氏鵬飛曰春秋書弑未踰年者二晉之奚齊與齊之舍是也奚齊書殺其君之子而舍書君是乃春秋之法也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國人不君也故以君之子書舍齊之嫡長昭公卒國固其國也雖未踰年齊人君之矣故以君書春秋於此誠輕重之權衡也汪氏克寬曰子般子赤不成之為君者夫子魯臣為國諱惡與筆削他國不同蓋成舍之為君所以別其與奚齊異而與他弑君同苟不成其為君則商人與他弑異矣

案弑逆之賊或以國氏或稱公子公孫當以程子為正胡傳於州吁則曰累及於上於商人則曰誅止於身皆非篤論也故刪之程子說見隱四年

宋子哀來奔

左傳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貴之也

公羊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耳

穀梁

其曰子哀失之也

胡傳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

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

之有

集說

杜氏預曰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時奔者皆以有罪而子哀

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劉氏敞曰子哀者何宋大夫

也其稱字何賢也何賢乎子哀以謂知義也其知義奈何蓋兆乎宋之將亂而去也高氏閔曰春秋之

法自外至者非有罪則不名自內出者非有罪則不書若但書子哀之來則不見奔義若書名書奔則與

有罪者等故特書字而季子來歸不書出奔蓋為此也張氏洽曰自宋昭公在位終始無一善可稱大

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墮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

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趙氏鵬飛曰諸侯之大夫來奔者凡十竊邑來奔者三

皆斥而名之或罪之大者去族以示貶宋子哀見幾
而奔春秋所予也是以書字以別之黎錞疑其不書
氏則以為宋公之子如子同子糾之類孫復則以子
為宋姓哀其名也皆穿鑿爾春秋固有不書氏而字
者如王人子突是也何獨於子哀而必其書氏哉子
同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曰子未誓故不曰太子子
糾則在喪之稱與子般子野同姓之臣則稱族公子孫
復之說則尤踈矣諸侯同姓之臣則稱族公子孫
是也異姓之臣則稱氏高氏崔氏是也從國之姓惟
婦人則然姜氏如氏之類是也豈可以子哀為姓耶
家氏鉉翁曰杜氏以子哀為字彊求其可貴愚竊
惑焉宋公不能君亂且作矣子哀若不在其位潔身
而去猶之可也既為卿矣臨難自免為臣不忠罪莫
大焉而以為春秋貴而不名豈聖人垂法之旨哉
案左氏以子哀書字為貴之諸家皆主其說獨家氏
鉉翁謂臨難自免未有可貴其持議亦正故竝存之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胡傳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

集說

張氏洽曰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已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汪氏克寬曰晉樂書

樂廩父子同稱樂伯士渥濁士彌牟祖孫同稱士伯而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或世稱之也春秋因其本稱而稱之若高子是也

齊人執子叔姬

胡傳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

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

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集說

杜氏預曰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孔氏穎達曰傳稱子叔姬妃

齊昭公知舍之母也自魯錄之父母辭亦不知是何公之女魯是其父母家不言文公是其父孫氏復

曰單伯魯大夫子叔姬昭公夫人舍母也舍既遇弑魯使單伯視子叔姬故商人執子叔姬單伯至此猶

見者蓋其子孫世耳劉氏敞曰左氏曰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為周大夫何以明年書單伯至自

齊乎公羊曰道淫也非也案齊舍未踰年魯人豈以女子之縱令世衰多居喪而娶者春秋猶書子叔姬以

歸于齊穀梁曰私罪也非也何不用陳袁濤塗鄭祭仲例以解齊人乎程子曰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趙氏鵬飛曰舍既死矣單伯如齊唁叔姬也子弑母何以安於齊子卒則姜氏歸於齊舍弑則叔姬歸於魯亦勢使焉爾然齊尚何辭以執單伯及叔姬哉夫盜日穿窬而人以盜目之則莫不攫然而怒舍之死商人豈直曰吾弑舍哉必有以文之商人文之而單伯正之叔姬實之此單伯叔姬所以見執也嗚呼舍之母是亦商人之母也弑其子而執其母是商人自執其母也聖人再書齊人其貶為何如耶公穀以淫目之不達經文不探事實妄疵人矣程氏端學曰魯不討商人弑逆之罪而區區為子叔姬之求故兩被執以自取辱又見當時弑逆之賊不少知懼而執其母與諸侯之使則王法不行而天倫絕矣

案左氏謂襄仲使告於王請王寵以求昭姬蓋因周有單子遂疑單伯為王臣也公羊因單伯不稱行人疑為己罪又因經文執單伯與執子叔姬相連遂疑為道淫穀梁不察亦謂單伯私罪子叔姬同罪二傳之誣固較左氏為尤甚矣行人之職屬在司寇有專官焉若凡奉使即稱行人其被執而不稱行人遂目為己罪求之於經安有當乎祭仲以誘挾執本非己罪而經不書鄭行人樂祁犁以飲酒執本屬己罪而經書宋行人豈非以其官為行人乃書行人耶誤以不書行人為己罪求其罪而不得則誣為道淫使叔姬蒙不白之冤何可訓也今故主劉氏敞之說而三傳皆無取焉兩書齊人趙氏鵬飛以為貶商人胡氏安國以為罪齊國之人程子無用之其義始備

己匡王
元年十有五年

晉靈九年齊懿公商人元年衛成二十三年蔡莊三十四年鄭穆十六年

曹文六年陳靈二年杞桓二十五年宋昭八年秦康九年楚莊二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集說

蘇氏轍曰為單伯與子叔姬故將因晉以請齊也張氏洽曰魯不能閒暇明政刑以義討齊

而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戶化反

左傳

三月宋華耦來盟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

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穀梁

辭也。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

集說

杜氏預曰：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孔氏穎達曰：成三年晉侯

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先以君命行聘禮，既而別與之盟。

故書聘又書盟，此雖使來聘，魯不令結盟，故書盟未稱使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其比也。劉氏

敞曰：左氏云：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為典

也。蘇氏轍曰：不言使盟在華孫也。孫氏覺曰：春秋外臣來盟而不言君使者，皆善之。楚屈完來盟，召

陵遂却諸侯之師。齊高子來盟，遂寧魯難。屈完高子皆受君命而來。春秋嘉其得專使之宜，故不言君使。

以起其善。司馬華孫者，其君闇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奔。華孫懼鄰國諸侯因其間隙而侵伐之，於是不

由君命權宜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以其實不受命於君不可稱君使又其憂國而舉職異於高子屈完特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見其憂國之難乃其職事之所當為者不可以矯命罪之也春秋大夫之見於經者多矣其官舉者三人焉又皆在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際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左氏曰其官皆從又曰司馬華孫貴之也盟會而備其官何足善乎聖人之意殆不然也張氏洽曰華耦之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趙氏鵬飛曰宋昭不君諸侯棄之惟前年同諸侯為新城之盟未嘗有一介之使交於魯也今司馬華孫惠然來盟何哉蓋前日子哀來奔以不義昭公而出宋蓋疑子哀之在魯有以間宋魯之好也故司馬華孫因是而求盟使其平而修好則聘問足矣何以盟為盟必有所不信而後質之於神也春秋外大夫來盟者四鄭語衛良夫皆書使惟齊高子與宋華孫不

書使非君命也已專盟也專盟則宜有貶辭而高子書字華孫書官何耶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高子成齊侯之善而能定魯難華孫能掩昭公之惡而銷國之虞皆有功於其國故聖人特異之高子以字書予之也華孫以官書貴之也

案春秋來盟不稱使者三高子屈完華孫也胡傳於屈完高子不言使則以為權在屈完權在高子嘉其能服義與定亂於華孫不稱使則以為專行而無君何耶無君之說始於穀梁然穀梁以稱官為無君之辭未嘗以不稱使為無君之辭蓋謂其君昏庸不知遣使修好而華孫能自盡其當官之職故稱官耳豈謂華孫有無君之心故專行無忌而不待使哉胡傳又謂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其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辭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

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春秋此義蓋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然後委之以政斯言亦非也經於魯臣固未有直稱季孫叔孫仲孫臧孫而不書其名者立賢以方官人以世亦未必合於聖人之義故凡主胡氏者皆不取焉穀梁以求盟為前定杜注謂至魯而後定盟二說不同當以左氏為正

夏曹伯來朝

集說

劉氏敞曰曹伯來朝左氏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非也案尚書周官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則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矣於天子五年一朝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朝也且以春秋時事考之曹小國也魯既當朝晉亦當朝宋衛亦當朝楚鄭秦杞陳齊蔡滕又皆當朝朝無已乎其禮安在其制安在周禮大行人之職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為得中

馬杜氏諤曰凡書來朝皆譏譏其不朝天子而相朝失其正也趙氏鵬飛曰左氏以傳聞之說附會

以解經此一事尤為不典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左氏於此見曹

伯十一年來朝至是又來朝適當五歲之期遂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考於禮無五歲

再相朝之禮五歲再相朝文襄之時左氏見子太叔之言遂以為古之制則尤為附會而不通鄭氏王

曰春秋書此以起齊人伐曹之文且為不能以禮自守而妄悅於人以起禍亂之戒汪氏克寬曰曹伯

十一年來朝纔越四年而不報亦猶屢朝於齊晉而不文公屢受小國之朝而不報亦猶屢朝於齊晉而不

見答也季氏本曰十一年來朝纔四年而又朝畏齊而托於魯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

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死丘皆死

句躄杜注魯邑
戾丘杜注魯邑

公羊

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

胡傳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於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

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

曰爾尚蓋

前人之愆

集說

杜氏預曰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教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教喪歸以示義

孔氏穎達曰桓十八年公之喪至自齊僖元年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注皆云告於廟是公與夫人薨於

外竟皆啓廟告至例書於策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成

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狸脈皆不書喪至是大夫喪

還例不書此獨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者釋例曰公

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

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故曰為孟氏且國故是

也不言來者魯人取之齊人送之非有專使特來故

不言來 劉氏敞曰公羊曰荀將而來也案教死殆
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此理之不然者 蘇氏轍
曰教以罪出魯人以孟氏故不絕其親而許其歸禮
也 高氏閔曰魯既許之復而立其子為仲孫氏矣
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喪者乎崇公族之
思篤君臣之義則姑聽其家以其喪歸可也 汪氏
克寬曰不言來歸蓋齊人但送於竟上而教之子自
取以葬故不曰來於哀姜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而不曰齊人歸之此夫人與大夫之別也或謂教廢
君命不當錄其卒又不當受其喪今案教實魯國之
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惠叔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
許以歸葬聖人紀之於春秋一以閔其子之孝一以
著三桓漸彊之由
雖有罪而獲赦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

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
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集說

高氏閌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
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

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
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案是年日食與莊二十五年春秋所書同而左氏前
後異辭何耶左氏以正陽之月救日則伐鼓周之六

月乃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莊二十五年經書
六月而本非六月故曰非常是年寔係六月則伐鼓
為宜其所失者不於朝而於社
不用幣而用牲耳故曰非禮

單伯至自齊

穀梁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胡傳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於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媯異者無所書

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集說

王氏葆曰內大夫適他國不以久近其歸未嘗書至惟被執而得反則以至書大夫國體一國

之休戚係焉故也

張氏洽曰若如左氏之說以單伯為周大夫則是齊執王使春秋既不書其自周來

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別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

使豈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

趙氏鵬飛曰單伯天子之卿而魯至之從左氏而不悔者吾欲聞其

說

吳氏澂曰魯臣自他國至者三此單伯至自齊意如媯至自晉是也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

其至齊氏履謙曰大夫恒出不書至惟見執於大國則書故書單伯至自齊意如媯至自晉皆所以見雖好之情成事序之體李氏廉曰魯大夫之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書者尊之也叔孫媯不去氏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晉罪己也執而不書至者季孫行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為重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集說

楊氏士勛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也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

在國都故亦兩舉之也趙氏匡曰入而言伐言伐之不服而後入也所以兼惡蔡言晉本不欲入故與

諸入不同也。陸氏淳曰：公羊云：「不言伐，此言代何兵至即入也。」趙子曰：「若如此，則當書云：『伐申郤缺也。』」帥師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後言入，則非即入可知也。高氏閔曰：「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郤缺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後入焉。見蔡雖附楚楚人，不之救也。足以知楚之不足恃矣。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曾不修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貳，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陳氏傅良曰：「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以後凡役書大夫。」張氏洽曰：「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而入其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佐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家氏鉉翁曰：「晉文踐土于溫，翟泉之會，蔡皆與會。楚次厥貉，蔡為罪首以附之。郤缺伐之，斯有名矣。然齊桓潰蔡而後臨楚，意不專在蔡。」

也今晉不能敵楚雖入蔡而不有益見其無能為耳
案蔡背晉即楚而晉伐之蔡受伐不服而晉入之故
趙氏匡以為兼惡蔡也然晉為盟主不能攘楚以庇
蔡而加兵於蔡既伐之復入之則未免於暴矣高氏
閻張氏洽以言伐言入為甚晉不亦宜乎李
氏廉謂晉人用師有節而春秋予之則非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穀梁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集說

高氏閻曰齊商人篡弑又執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於我故貶而人之也趙氏鵬飛

曰商人大逆無道弑舍而執其母又執單伯亦可以已矣今纔釋單伯而又伐我西鄙嗚呼春秋之公義汨喪齊之罪諸侯不討幸也而反怙逆以伐人可勝誅乎微春秋亂臣賊子何懼哉吳氏澂曰魯無得

罪於齊齊之興
師無名故曰侵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秋齊人侵我西鄙
故季文子告于晉

集說

蘇氏轍曰復為齊故也
閔曰一歲再如晉皆為齊故
高氏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

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
有齊難是以公
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
無能為故也

集說

杜氏預曰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
言不足序列
趙氏匡曰左氏云凡諸侯會公

不與則不書案諸侯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則知左氏之說非也程子曰此盟為齊亂也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為也陳氏傳良曰此國君也曷為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於是楚霸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為也家氏鉉翁曰八國討齊之弑君者今以賂釋晉靈氏微弱趙盾導以賄也不書晉會諸侯削晉霸也吳氏澂曰晉侯伯主也而與諸侯同稱諸侯不以霸主畀晉靈也汪氏克寬曰此年盟扈欲討齊而不果十七年會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一則曰無能為一則曰無功皆謂其廢天討而縱亂賊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傳

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

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集說

直杜氏諤曰春秋書女來歸者三鄭伯姬杞伯姬

商人弑其子又絕其母罪不容誅矣石氏介曰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鄭杞之比夫商人弑君

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為是盟于扈皆無能為而退徒

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魯者未已也於以見晉伯之不競也於以見諸侯有弑君者

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劉氏敞曰其言來歸何出也鄭伯姬來歸則何以不稱人稱

人以歸者歸無罪者也不稱人以歸者歸有罪者也又曰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為閔

不加來何以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強說也又曰穀梁
曰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非也邾伯姬來歸
者此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者此無罪齊
人強出之者也程子曰執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
高氏閔曰晉合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
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家氏鉉翁曰父
母志歸其女情之不容己者國君志討鄰賊亦義之
不容己者也况魯甥以弑殞魯女以執辱霸主不能
討魯國所當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請命天王大與
師徒問齊人殺舍之罪縱未能以商人為戮亦足以
伸大義於天下乃卑躬下氣以請叔姬置討賊之公
義篤歸女之私情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
其執其釋在人閔姬而病魯也

案左氏誤以單伯為周大夫故單伯之至則
曰來致命叔姬之歸則曰王故也今竝刪之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音

左傳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

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集說

啖氏助曰公羊云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案因其侵伐我遂入曹故得詳其事非為其動

我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入郛不書非也入郛殆矣

幾乎入矣

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乎許氏翰曰魯

盡禮於晉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夫豈特齊之暴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失職也高氏

閱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取賂而
還是成商人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商人知諸國
之無能為益無顧忌肆其威暴且恚魯仗晉以謀已
故一歲而再侵魯惡魯而及曹非理甚矣凡伐不言
入入其郛者甚之也趙氏鵬飛曰單伯至自齊齊
人侵我西鄙今齊人歸子叔姬齊人復侵我西鄙歸
吾人而伐吾國必有以責賂也曰吾歸爾人而爾不
吾賂是以稱兵於魯焉且侵魯猶可也曹何負於齊
哉徒以曹伯嘗兩朝魯為魯與國也所謂小人不以
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商人之滔天也極矣宜其不旋
踵而取禍也家氏鉉翁曰扈之盟浚廵引退反益
商人之暴書侵伐著晉之無能為也李氏廉曰齊
魯之爭齊桓未霸之先有長勺次郎之役晉文未霸
之先有至鄆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三弱魯矣雖以子
叔姬無寵之故而實晉霸之不振也陳氏云兵事書
遂必天下之大故此語亦有見書侵書伐書入郛皆

特筆則此書遂固不可與齊桓之侵蔡遂伐楚例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侵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齊獨兩見焉晉之失霸非齊為之歟

庚匡王十有六年晉靈十年齊懿二年衛成二十四年戊戌二年蔡文公申元年鄭穆十七年曹文七

年陳靈三年杞桓二十六年宋昭九年秦康十年楚莊三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公羊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穀梁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

集說

程子曰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王氏葆曰弗者遷

詞若曰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上既曰會齊侯則是齊許之會非絕魯也六月公子遂及齊侯

盟可知矣張氏洽曰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霸主為憚而付之公孫敖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

數十年今齊之亂公能修明刑政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討

彊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邊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

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日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李氏庶曰薊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

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汪氏克寬曰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伉諸侯

之禮責魯而不盟也特以勢軋魯而脅文公之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於利而不復責文公之不至矣故

直書曰齊侯弗及盟不以商人之侮辱為恥也然平丘之盟則書公不與盟此不曰行父弗及盟而書齊侯則季孫亦不能無責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羊

公曷為四不視朔公自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

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與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胡傳

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
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
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閏會同不
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急也則其心放
而不知求久矣

集說

杜氏預曰諸侯每月必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
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孔氏

穎達曰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矣不
復譏也杜氏諤曰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夫

子錄之是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不視朔是未嘗
朝廟聽政禮廢甚矣孫氏覺曰視朔之禮廢自文

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者或行而或廢也高氏閔曰

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

之時故其奉王朔告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
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

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欲
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張氏洽曰春秋微
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而不沒實之意
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
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視朔蓋文公自是
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他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
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始於
此歟黃氏仲炎曰視朔者朔日視朝也朔者一月
之始也朔不視朝則一月廢朝可知矣書夏五月公
四不視朔以見文公自正月至五月廢朝也家氏
鉉翁曰齊商人既歸子叔姬於魯遂以兵加之且欲
邀公為盟公懼為齊辱託疾使二臣會盟前書陽穀
之會後書鄆丘之盟其間書四不視朔著公不欲自
出耳齊氏履謙曰謁上曰告臨下曰視閏不告月
簡宗廟也四不視朔厭朝政也李氏廉曰文公不
視朔左氏以為有疾而公穀以為無疾三傳說皆通

蓋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朱子曰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不復告朔可知前閏月
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汪
氏克寬曰告朔乃諸侯所以奉天子之政令當時諸
侯既不稟命於天子而自立又不朝於天子而述職
其所以承天子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耳水木本
原之義泯滅而僅存者也文公昉廢此禮而不行實
有無王之心非特怠於事神治民而已也公羊左氏
以為公有疾穀梁以為無疾今考四不視朔實在齊
侯不及盟之後公子遂盟鄆丘之前蓋公性怠惰又
懼商人之辱已故因微疾而託之以不聽政遂辭齊
而不會然二百四十二年豈無因疾不視朔者而皆
不書莊公七月有疾八月薨亦不書八月不視朔是
文公之疾非果不能視事也子貢欲去告朔之羊蓋
沿襲之弊以是為不急之務或廢或行至春秋之末
雖賢者以為當廢春秋特筆以罪文公譏其作俑耳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鄆音西公作犀丘穀作師丘公羊疏

作菑丘鄆丘杜注齊地當在山東東昌府東阿縣境

左傳

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鄆丘

穀梁

復行父之盟也

集說

王氏葆曰此盟魯有畏而彊欲與之盟也然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之為君

可知矣見弑於近習宜哉高氏開曰春秋書公四不視朔非特譏公之怠亦以見公子遂得盟之由則

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西鄙僅少紓而已家氏鉉翁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

豈不能扞齊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

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李氏廉曰內大夫特及諸侯盟者三鄆丘赤棘拔特會盟者一祲祥者二大夫及盟者一句繹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集說

杜氏預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傳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公羊

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

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

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胡傳

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

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哉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集說

孫氏復曰毀泉臺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又毀之可謂勞矣劉氏敞曰臧文仲祀

爰居而文公毀泉臺此皆迷民以怪者也爰居之不書展禽之力矣君子慎所以導民乎孫氏覺曰毀

者全除之與墮異也先君為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為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公羊之說

得之齊氏履謙曰毀泉臺穀梁氏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昭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左氏亦曰君有大

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二傳正相發明鄭氏王曰魯因蛇妖毀泉臺以惑衆固有罪

矣苟不因蛇妖而毀之亦徒勞百姓之力彰先祖之過而已何益於政治哉汪氏克寬曰或者謂先君築之非則今毀之是文公毀之為莊公滅惡孝之大者夫孟獻子以其兄所為之室尚曰毀之重勞且不

敢間況以國君而勞民以毀先君之所築者乎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

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蒞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

憲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
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也又與之
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
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分為二隊子
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
從楚子盟
遂滅庸

阜山湖廣鄖陽府房縣南五十里有阜山大林
杜注楚邑湖廣荊門州西北有長林城陽丘杜

注楚邑訾枝杜注楚邑莊子云堯伐叢枝即訾
枝也選杜注楚地當在湖廣荊州府枝江縣南

境阪高杜注楚險地當在湖廣襄陽府西境
句澁杜注楚西界地當在襄陽府均州西境

杜注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今鄖陽府竹山縣
東四十五里有方城是也陘陘杜注地名荊州

府東多溪山之險故名 裨僚魚杜注庸三邑魚
魚復縣今已東永安縣案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即

古魚復縣以縣東魚復浦得名蜀漢曰永安 臨
品杜注地名當在襄陽府均州界 石溪杜注入

庸道當在均州界 仞杜
注入庸道當在均州界

集說

高氏閒曰楚率秦巴以滅庸則秦又聽服於楚
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列國盟會晉襄

因穀之役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協和以攘楚且
討其弑君父之罪盖有餘力而晉反棄秦以資楚此

晉國所以不振也 張氏洽曰庸乘饑饉帥蠻危楚
楚一畏徙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待敵亦制服之而

己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
其罪大矣是以人楚子而罪其滅也 戴氏溪曰秦

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 趙氏鵬
飛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直與列國爭鋒今莊王之

興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列國諸侯在其掌握矣然則為賈之謀乃轉敗為成而饑饉兵革之來適為莊王彊楚之資也

案胡傳謂庸有取滅之道而為賈善謀國故列書三國楚不稱師蓋滅楚之罪辭此說非也啖氏助曰凡滅國直書滅罪來滅者其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故也今直書滅庸是罪楚不罪庸矣又曰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攷莊十年齊滅譚譚子奔莒是兩罪之也而齊反稱師莊十三年齊滅遂不書其君奔是專罪齊也而齊反稱人安見齊人不稱師為滅楚罪乎若謂左氏稱秦人已人實從楚師乃列稱三國略無差等以此證經滅楚罪是不善讀傳而敢於疑經矣楚子此行乃與秦巴卑將同列稱人是貶楚也且庸介於楚秦巴三國之間安知非三國共分其地故列而稱之也哉聖人以興

滅繼絕為心乃因楚一時之謀許其覆人宗祀而不
之罪遂使利歸彊楚誇分他國必不然矣今主張氏
治說而胡
傳無取焉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公作處白

左傳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
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

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
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裏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

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
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矐為司徒蕩意

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
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

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
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

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
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
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
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
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
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
而使蕩虺
為司馬

胡傳

此襄夫所欲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
國人之所欲殺也君無道而殺之可乎諸侯殺

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
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
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
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
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
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

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
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閔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
取也意諸知國人將戕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
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
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集說

陸氏淳曰左氏說被殺之由云夫人使公田孟
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趙子曰傳例自云

君無道也凡無道之人例皆彊暴為人所畏祖母有
何威權而能坐殺之乎若潛謀構禍猶或可疑今乃
云公知之載寶以行盡賜左右而端然待死推之人
理未之有也劉氏敞曰公羊例云大夫弑君稱名
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非也大
夫弑君有稱名氏者有獨稱名者有稱人者所謂賤
者也至於盜則皆盜賊矣非所謂賤乎賤者也大
相殺正當明其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稱人者

其有罪者也其文意分明可不講而得又何紛紛乎
高氏閔曰不書葬賊不討也呂氏大圭曰稱人

以弑則其國人咸有罪焉宋人弑其君杵臼國人利
公子鮑之惠奉而欲立之因昭公田孟諸郊甸之師

攻而殺之是宋國之人皆欲弑之也齊人弑其君商
人亦齊人利商人之惠縱其弑舍而君之及邴歆閭

職弑懿公而國人又莫之討是齊國之人皆有罪也
莒人弑其君密州以莒子虐國人攻而弑之是莒國

之人皆有弑君之心也趙氏鵬飛曰稱人以弑失
賊之辭也注氏克寬曰昭公無道久失衆心故襄

夫人使人因衆惡而戮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既足著
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

祖母縱國人之弑其君其
與弑之罪不書而自見矣

案陸氏淳引趙氏匡謂宋昭公知將見殺必無端然
待死之理揣情度勢誠為有見然春秋事據左氏仍

錄之以志被弑之由而陸氏亦竝存焉再考十二公之編稱國人以弑者三宋人弑杵臼齊人弑商人莒人弑密州是也每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薛弑比是也胡氏安國多主君無道之說而杵臼商人則罪在一國之人州蒲則樂書有恕辭吳僚薛比則當國大臣之罪密州則止辨左氏之誤庶其則竝不發傳事同義異各有所取况揆以全經如晉楚陳三靈皆為無道何以直書趙盾夏徵舒公子比之名則亦未能盡合也然則經意安在耶曰聖人因舊史以作春秋舊史從赴告之文有所損而不能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以實赴於友邦者幾何夫不以實赴則其罪必有所諉矣大都微者當之也聖人參稽國史以及七十二邦之所聞欲正其所誅則赴告異辭欲從其所諉則真兇漏網與其移辜以蔽獄不若懸案以徵兇故書曰某國弑其君某國人弑其君雖無所指名而亂臣賊子之罪亦有不得而

逃者矣

辛丑王

十有七年

晉靈十一年齊懿三年衛成二十五年蔡文二年鄭穆十八年曹文八年

陳靈四年杞桓二十七年宋文公
鮑元年秦康十一年楚莊四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

其所也

胡傳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

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
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

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集說

杜氏預曰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

則寧位非上卿故也范氏甯曰衛序陳上蓋主會者降之陸氏淳曰左氏云卿不書失其所也啖子

曰案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若命卿失所即貶稱人不命者貶又如何書之程子曰行天討而

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高氏閔曰春秋之誅亂賊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

宋文公始無弑君之謀終無弑君之逆而以為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

貶而人之不亦宜乎陳氏傳良曰曷為貶稱人失討賊之義也宋賊無主名宜若勿討其責諸侯以討

之何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衆人弑君賊奈何勿討也賊可以勿討則昭公

書葬

案伐宋之役先儒多從左氏以卿不書為失所獨啖氏助以為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攷是時晉之當國者趙盾而荀林父僅佐中軍衛之當國者甯俞而孔達未嘗執政陳公孫寧抑置衛下其尤卑可知鄭石楚亦無聞於時似啖說未為失也蓋釋賊之罪當貶於釋賊不討之日不當預貶於帥師討賊之時是故伐宋則列序四國而無譏不必逆億其釋賊之心會扈則略諸侯不序以示貶然後眾著其釋賊之罪否則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諸侯會於夷儀謀伐齊而沮於賂猶是役也何以列序十二國之君必俟重丘之盟既釋齊賊然後畧諸侯以示貶耶故啖氏之說亦竝存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

公羊

聖姜者何文
公之母也

集說

劉氏敞曰葬我小君聲姜傳云有齊難是以緩
今案聲姜薨後乃無齊難聲姜既葬而有齊師

耳

高氏閔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為之
謚非禮也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四不視朔又緩葬

其母其怠於政
事可知也已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傳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
請盟六月盟于穀

集說

高氏閔曰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而脅公出
盟於此見鄭丘之盟無益矣胡氏銓曰齊侯

與遂盟于鄭丘是年伐我又與公盟于穀齊之叛盟
固不容誅然公之昏庸不能為國以禮而汲汲以請

盟深可恥也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以見大夫之張也家氏鉉翁曰魯當討齊者也坐受逆商之侮盟其臣復伐之而求盟其君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齊商傲而日益盈魯文卑而日益索皆將死之徵商惡貫盈宜及於難汪氏克寬曰鄆丘與穀之盟皆書及則二盟皆魯人汲汲欲盟非齊之急於盟也明年商人戒師期使無申池之禍則兵又至魯矣盟豈足恃哉季氏本曰鄆丘之盟齊得賂與公子遂同好矣今復伐西鄙以魯專事晉也文公往盟自此事齊矣

諸侯會于扈

左傳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

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

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鉞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宣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池

金史卷之八
卷十八
為質
馬

胡傳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

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

集說

杜氏預曰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十五

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代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所以督大教劉氏敞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家氏鉉翁曰兩扈之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自齊桓之霸列國久無篡弑之禍及齊商

人宋鮑叔君霸國無討又從而安定之自是篡弑之禍接跡於天下魯赤晉靈皆斃於疆臣之手趙盾實為之也人以為盾有無君之心故黨逆賊而不問盾何以辭其責或謂宋督弑君四國為會于稷春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扈視稷無以相遠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夫督之弑霸事未興書成宋亂竝責在會之諸侯也今晉主夏盟商與鮑皆釋而無討更與諸侯共定篡弑之位罪浮於稷故春秋削晉霸而不列數諸侯事雖同而書法異罪有輕重故也汪氏克寬曰二扈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也陳氏際泰曰于扈而散言諸侯伐宋而並人大夫諸侯之責加於大夫而于扈之貶甚於伐宋何也其位也彌尊則其責也彌重

秋公至自穀

集說

高氏閌曰公不與扈之會而及齊盟穀苟免齊難書至自穀則不會扈可知矣張氏洽曰齊

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趙氏鵬飛曰六月公及

齊侯盟于穀及秋而後至則扈之會公何暇會之哉

公不會則勿書可也此何以書穀之盟不當盟而盟

扈之會當會而不會不當盟而盟之者忍怨以自辱

也當會而不會者棄義而從讎也是以聖人惡之書

公及齊侯盟于穀而諸侯會于扈以著公之失所從

也汪氏克寬曰明年齊

復欲伐魯則危可知矣

附錄左傳

秋周甘獸敗戎於邲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於晉

邲垂杜注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服虔曰邲亭在高都南今為河南府洛陽縣地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

曰民主偷必死

集說

高氏閔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胡氏銓曰齊連年伐我而數遣使以聘

之魯之君臣豈不謂重幣甘言可以已敵國之難乎嗚呼不知立國區區以國與人雖竭力以事之彼豈以我為德乎汪氏克寬曰自商人之篡魯連年被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怒猶未怠也卑屈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苟非假手於獸職則魯其殆哉

壬子四年十有八年

晉靈十二年齊懿四年衛成二十六年蔡文三年鄭穆十九年曹文九年

陳靈五年杞桓二十八年宋文二年秦康十二年楚莊五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

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穀梁臺下非

正也

集說

趙氏鵬飛曰魯之權去公室文公之罪也三家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固未嘗敢專也至文

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為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

師城邑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故魯之受其禍

尤速然極其源若非文公怠懦不君則大夫亦未遽專也即位之初霸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率以

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昏庸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
人而自封植公室寢弱而權移於人也一身未瞑二
子爲戮妃妾不能相保東門氏叔氏季氏爭結於齊
反戈內攻戕其冢嗣幸周公之靈未泯魯之宗社未
遽斂絕然乾剛之權自是下移終春秋之世不能復
收而魯遂以微則文公之責不可追也李氏廉曰
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
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始
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待魯甚
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教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
失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
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嬴之嬖不
能正分而夫婦嫡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雨
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彊之志處父厭盟則辱
於晉鄭丘賂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

扈以後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
宋鄭蔡皆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
雍之盟公子遂之救承筐之謀皆隼之會亦不為無
益於晉靈之伯數年之間楚椒素術之聘曹伯之兩
朝魯亦若猶能為諸侯之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
人之侵暴不已行父兩告而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
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公之媿有以致之亦
晉之咎也若夫敬嬴襄仲之事則又襲成風之餘智
者文公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冢
嗣戕賊其亦莊公之儔哉汪氏克寬曰或謂因隕
而斃不能順受其正故以非命而終今雖莫考其詳
然經書薨於臺下則其失正終之道亦可貶矣黃
氏正憲曰前書毀泉臺此書公薨于臺下即其地耶
信如左氏之說則蛇之妖乃不係於聲姜而係於文
公者
矣

秦伯瑩卒

集說

孫氏復曰秦康公高氏閏曰秦伯瑩始有後本附庸也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秦襄始有功於

周室賜爵為伯及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列國交聘盟會九年來歸僖公成風之祔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而弔其喪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傳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閭職之妻而使

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扶

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邵國志
謂之左右池即係水源也今在山東青州府臨淄
西縣

胡傳

案左氏齊懿公即位則邠歟之父而使歟僕納
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

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
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不利其
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
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
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
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
貪公子一時之私施而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
君則覲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
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弑特不書盜反以
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

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集說

孫氏覺曰齊人殺商人自以其私非討賊也春秋之義弑君大惡之人殺之必正其罪苟不討

其罪又以其私則亦曰弑君也所以原情定罪而大為之防也高氏閔曰書齊人弑以誅亂賊之黨且

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為君也張氏洽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為賊北面稱臣而君之者

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弑今三年事之一旦弑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其君也

況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弑舍之謀則齊人乃同惡之黨所以歟職殺商人而特書齊人黃氏仲炎曰春

秋篡弑之賊如魯桓齊懿蔡侯般楚子虔之類雖幸免於王法之誅而卒受弑身之禍豈非以此始者必

以此終歟汪氏克寬曰歟職以僕御之賤既斃商人舍爵而行略不畏忌如肆行於無人之境則齊人

固惡商人而欲其斃也春秋以弑君係之齊人宜矣然商人前書弑舍今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蓋罪齊人既以為君而又殺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

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穀梁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胡傳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

夫人之子今卒於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竝使下書夫人歸於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集說

范氏甯曰上客聘主也禮大夫為卿介遂與得臣俱為卿是以同倫為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

降

劉氏敞曰春秋之文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

於常不相襲也變之甚微讀者難知也則以為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公子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經書子卒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家氏鉉翁曰書如齊繼書子卒二臣挾強援以弑君也赤之死接之立乃賊臣嬖妾之本謀文公惛而不悟耳凡使不書介得臣預逆謀故竝書李氏廉曰經書竝使者二此年與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是也又竝使以出會一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向是也汪

氏克寬曰公子遂當僖公之世入杞伐邾已得兵權
文公即位遂執魯國之政特盟霸國之卿專會諸侯
之師重以文之庸闇怠於政事無君之心非一日矣
故假使齊之行挾得臣同往結援強鄰以定弑立之
計春秋列書使介分惡於得臣也

冬十月子卒

左傳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

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
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
人奉其帑以奔蔡
既而復叔仲氏

公羊

謂子卒者孰謂
謂子赤也

胡傳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既葬而不

名不名而遇弒者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竝使下書弒者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竝使下書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

集說

杜氏預曰殺視不書賤之范氏甯曰子赤也諸侯在喪既葬之稱陳氏傳良曰惡位未定

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為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恒稱子未葬稱子某成之為在喪之君以弒罪罪宣公也

張氏洽曰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救以急於政事者有自來矣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救文公之失政又不能撓仲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以

之忠言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
書有以也哉汪氏克寬曰翬弑隱公而伐鄭代宋
不稱公子慶父弑閔公子遂弑子惡經不削其族事
同而既貶從同同也又曰莊十二年傳謂惠伯死非
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竊疑仲遂殺叔彭生夫子作
官畏遂威權不敢書曰公子遂殺叔彭生夫子作
春秋當哀公之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考故亦仍舊
史為國諱惡而不敢增也荀曰必死君命而後為死
節則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待召而往亦已晚矣或
謂惠伯不發仲遂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以季
文子孟獻子之賢黨遂逆謀反得書卒而獨責備於
惠伯聖筆之討罪抑不如是之偏也何休以惠伯先
見殺與荀息異然孔父先見殺而得書則亦非矣
胡氏居仁曰內不書弑者不忍言也不忍言則惡極
當誅可見矣此
聖人言外意也

案子卒不日穀梁以為故非也子般亦故也何以日乎穀梁謂子般之卒有所見則日亦遷就之詞不可從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穀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

姜

穀梁

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

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胡傳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

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
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竝見矣

集說

何氏休曰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
張氏洽曰文定於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

曰出姜至是盖不安於魯適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
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知文公之首惡也

趙氏鵬飛曰內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
無罪出曰歸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
家氏鉉翁曰

齊人弑舍而歸叔姬於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於齊
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隳頽伯政廢弛莫有聲其

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為慨歎矣
汪氏克寬曰
以氏係姓以姓係號與妾媵不同又曰文公已葬而

夫人出則知嗣子之沒於弑而不容於魯也
姜預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

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為無罪矣
此聖人屬辭之深切著明欲人有考於是而知子惡之所以

弑與公子接
之所以立也

季孫行父如齊

集說

高氏閌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實聞乎故所以惡齊也宣十八年行父云使

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逐仲族則行父實與謀弑惡而立宣公故出姜歸齊而行父遽如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平馬行父之罪固不待貶而魯國臣子皆不可勝誅也程氏迥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張氏洽曰告宣公之立也趙氏鵬飛曰惡視之殺仲遂倡之而魯之諸大夫均與其謀三家之中叔孫氏則得臣同如齊季孫氏則行父亦如齊惟孟氏則公孫敖奔而死於外二子文伯惠叔未秉政也前東門氏叔孫氏竝轡如齊以成子卒之

謀今季孫行父如齊致夫人而絕之懼有所訴也
冢氏鉉翁曰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姦臣之利也舍嫡
立庶姦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強家擅弑立以市恩於
新君而專權自茲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嫡立
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
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為社稷臣誤矣

莒弑其君庶其

左傳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
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

來奔納諸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
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
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
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
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

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殯數禱戲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

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梟桀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公羊

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集說

啖氏助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張氏洽曰凡稱國以弑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試而大

臣坐視不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罪也吳氏澂曰如左氏之言則是僕以天子弑父也春秋何以書國

弑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弑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以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

弑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汪氏克寬曰文定於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君密州據趙氏以為傳之誤大略

與此相類讀者當參考卓氏爾康曰紀公多行無禮僕既因眾以弑便應得國如何來奔國人既惡庶

其何復立其所愛若僕實弑春秋何為沒而不書吳幼清疑之遂有趙臣氏改字之說曰傳文僕因國人

以弑紀公如改以字作之字則經文了然僕非行弑而諸疑可解矣不知以已二字古人通用其文以也

其義已也已字作解義既可通字不必改矣因有二義蓋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僕見國人弑君恐已

得禍竊寶以奔
苟為利而已

案左氏謂莒僕因國人以弑君吳氏激卓
氏爾康皆疑之而卓氏尤勝今竝錄焉

附錄左傳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
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

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
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
人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八

謹按第三頁前七行周末之陵替也刊本陵訛凌
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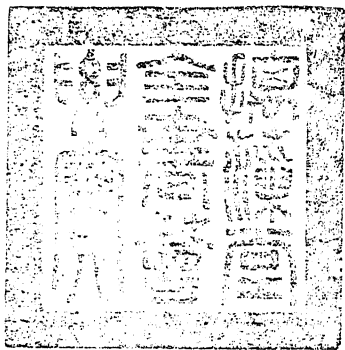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行其曰萩何也刊本萩訛萩據穀梁
傳改

第三十三頁後七行集說寢寢然兵及衛鄭刊本
下寢字訛寢今改

第三十四頁前五行魯亦不爲無助於晉焉刊本
爲訛能今改

第六十六頁前五行經齊侯伐我西鄙左傳作北
鄙服虔以爲二事杜預於經文下注云西當爲
北孔穎達疏亦主杜注謂非傳誤今仍兩存之
後五行今復伐西鄙以魯專事晉也西當從左傳
作北又文公往盟云云攷穀是魯北邑齊師在
北鄙遂盟於北不當云往季本之說似尚泥西
鄙而訛

第七十一頁後八行故於懿公見弑刊本弑訛殺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